

青年学者文库

海子，

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

Haizi, Yige 80niandai Wenxue Jingxiang De Shengcheng

赵晖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青年学者文库

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
海子，
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赵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301-18637-4

I. ①海… II. ①赵… III. ①海子(1964~1989)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6945号

书 名: 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

著作责任者: 赵 晖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637-4/I·23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02@sina.com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205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你这儿倒有一大堆书。”尼尔森进来的时候，船长说。

“这没有什么害处。”尼尔森微笑着答道。

“你全都读过啦？”船长问道。

“绝大部分读过了。”

“我也爱看点东西，我订了一份《星期六晚邮》。”

——〔英〕毛姆：《红毛》〔英〕毛姆

序

曹文轩

几年前,洪子诚老师出版了一本叫做《问题与方法》的书,他说出版社总是抱怨他的书名“古板而老套”,但到底因为自己“缺乏想象力”的缘故而没有更换为其他更为满意的名字。洪老师的幽默与他学术的敏锐总是同时到来,不用说,这肯定是北大当代文学“迷惑”学生的重要传统,而对于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问题”与“方法”从来都没有显得如此重要。

单纯的作家研究,北大向来是警惕的、谨慎的,一方面,在当代文学有限的、持续行进的历程中,关于“谁能写、谁不能写”的争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文学史权力斗争的陷阱;另一方面,历史在场者的焦虑也会不同程度地局限、困扰研究的有效性。赵晖在北大读书,这一点她不会不知道,但是开题前的纸上谈兵似乎并没有让她真正意识到写作可能陷入的困境,尤其是前期准备时,大量对海子诗歌一无所触的“表面文章”更激起了她好好做一篇作家论的强烈愿望,我能够了解她的想法,但是作为导师,我必须提醒她换一种

方式与这些资料面对面,她可以而且应该站得更高,变“海子研究”为“关于海子研究的研究”,这才是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努力的方向。

现在,这篇论文的出发点仍旧是个老问题,只是赵晖关心的方向变了,大家都在自己的院子里种玫瑰,都在说谁家的玫瑰种得好,谁家的玫瑰种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在院子里种玫瑰,这很可笑等等,她却想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玫瑰?为什么不同的时候同样的人对玫瑰的看法却不一样?新方法看老问题,论文的路子一下子宽了许多。很多学生都觉得博士论文的选题很难,其实,有的时候只需要换个角度。

大家都知道,海子是一个“著名”的当代诗人,这个“著名”不仅源于他的诗歌写作,更源于他所表征的诗人形象以及这一诗人形象所张扬的一种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高贵的诗歌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学界与大众文化持续关注的热点,“海子”更日益成为深意迭出的能指符号。这本书正是在对海子符号化的历史溯源上,显现出了自己的方法价值。

“海子”不仅仅属于文学,但他也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建构”。骆一禾当时就和我谈,“曹老师,您看一看海子的诗。”我一看就喜欢了,那个时候海子还完全没有被建构,我就喜欢他的文本向我提供的东西,所以,被建构的人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赵晖很喜欢海子的诗,看得出来,这种喜欢给了她胆力,在海子诗学观的相关部分,她借着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理解,小心翼翼地靠近海子的诗歌理想,实际上说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当然还有更好、更专业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但是姑且给她胆力,有时候因热爱而生出的“冒失的勇气”也能提供真实。

在答辩的时候,也有老师提出,赵晖的论文写得很好看,这个“好看”,仍然是个方法问题。一篇好看的小说,是会“摇摆”的小说,赵晖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有这种“摇摆”的意识,她会仔细地分析不同人对海子诗歌及其诗人形象的话语建构,在每个建构中寻找缝隙,或者直接让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话语评价相互对话,让它们在叙述与修辞的差异中呈现微妙的感性的龃龉。有的地方

写得很精致,让人会心,但有时也会因为沉迷于摇摆和会心而不够深入透彻,这是她的特点。

这本书核心的叙述线索是,90年代以来关于海子的评价和阐释实际上是建立在言说者对“80年代”文化想象的基础上的。所谓“80年代”镜像的提出,既是论文的创新之处,也是论题的挑战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本书看做是一尾航程,我得说,我们有一个大胆的导游,但沿途的风景远胜于它的标识地,就像她注意到了“海子”背负的80年代想象,但关于“80年代”叙述的本质化倾向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标识地原本可能予人的震撼。评议时,很多老师都因着这沿途的旖旎而对论文寄予了厚望,离开了校园的修改,难免有时间的局限,有浮躁的习气,但这一切都不能真正成为理由,作为导师,我希望她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于勇气和感性之外,收获更多深入沉静的思考,以此为勉。

2011年3月26日于蓝旗营

序

目 录

序	曹文轩(1)
导论	(1)
一	(1)
二	(4)
三	(7)
第一章 海子诗学观	(14)
第一节 文论中的线索:实体·元素·主体	(16)
(一)“实体”的开场陈词	(16)
(二)流变的“元素”	(29)
(三)“主体”的自我博弈	(40)
第二节 日记中的线索:“咏唱贵族”	(54)
·“抒情就是血”	(54)
(一)“咏唱贵族”	(54)
(二)“抒情就是血”	(61)
小结 被误读的“田园诗”与窄化了的“理想主义”	(68)

第二章 一半是“孩子”,一半是“烈士”	(71)
“天真”的诗人与被威胁的“表达”:	
从三则诗人的“故事”说起	(73)
第一节 一个词语的三种面向:	
“青春期”写作、“天才”与“疯狂”	(78)
(一)“青春”的囹圄	(83)
(二)“天才”与“疯狂”	(97)
第二节 “英雄”和“烈士”的形象:“诗人之死”	(109)
(一)未有“英雄”之前:“孤独”和“贫穷”	(109)
(二)“诗歌烈士”:变“被动”为“主动”的叙述	(121)
第三章 回不去的“家园”	(135)
第一节 “怀旧”之书:《八十年代:访谈录》	(137)
第二节 “怀旧”的踪迹	(143)
(一)虚构的“家园”:一个“更迷人的过去”	(144)
(二)永远的夜路:挣不出的流浪意识	(150)
第三节 一首诗的奢望与命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57)
(一)入选课本	(158)
(二)走进晚会	(161)
(三)海景房的广告	(162)
(四)政治经济学 VS 历史的终结	(164)
(五)“幸福”在“今天”,“远方”在“人间”	(167)
第四章 理想的风旗	(169)
第一节 “人文精神讨论”的预叙:“诗人之死”	(169)
(一)“两手空空”的失败感	(174)
(二)“审美”:作为涉渡之舟	(178)
第二节 “精神纪念”还是“生活风尚”:	
“海子——理想主义”的认同与消费	(181)

(一) 通过“死亡”“诞生”的“校园诗人”	(183)
(二) 来自地下的“纪念”	(187)
小结 从悲剧到闹剧:“铁轨”VS“梨花”	(192)
结语	(195)
一	(195)
二	(197)
三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1)
附录一 诗评家陈超访谈	(205)
附录二 地下歌手于新源访谈	(216)
后记	(227)

导 论

一

1989年3月26日卧轨辞世的海子^①,是当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海子自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主要创作时间集中在1984—1989年。生前留下二百余首高质量的抒情诗,七部实验色彩极浓、手法多样、风格杂芜的长诗《太阳·七部书》和八篇诗学札记,后两者带有明显的断章性质。他的作品在生前知音不多,公开发表诗歌五十首,见于官方刊物的仅二十首左右。1989年的“诗人之死”,使诗人的诗歌与声名广为传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②。

①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

② 西川:《怀念》,见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随着海子作品的流传、出版,关于海子诗歌的研究也日渐丰富^①。1999年,海子十周年祭,第一部海子评论文集《不死的海子》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它几乎囊括了截至1999年关于海子的全部重要怀念和批评文章^②。其文倾向互异,有赞有怨,文体各别,或忆或论或评,堪称海子研究及研究“海子研究”不可绕过的开卷书目。2001年,第一本海子传记《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出版,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可信赖的评传版本,提供了海子研究的许多珍贵资料^③。其后跟进的两本带有畅销书性质的海子传记都在不同程度上沿用了《海子评传》中“既有的路径和考证”^④。

很难具体估量“诗人之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子的诗歌研究。能够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海子研究可以海子十周年祭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要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不死的海子》。由于时间的接近,第一阶段的海子研究更多地笼罩在“诗人之死”的阴影之下,有关“死亡”的种种形而上讨论是此阶段海子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诗人之死》(吴晓东、谢凌岚)、《形而上死》(李超)、《先知之门》(朱大可)、《海子诗歌:双重悲剧下的双重绝望》(宗匠)、《向死亡存在》(肖鹰)等文章都聚焦于海子的死亡,“一个脆弱的生命被时代在根本点的脆弱放大了”^⑤。“海子”

① 海子诗歌一度依靠民间手抄形式流传。《海子诗全编》出版之前,海子重要的诗歌选集有:《土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版;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1版;西川编:《海子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至《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出版,海子诗歌研究全面展开的基础已经形成。其后海子作品选集及关于海子的评论集出版情况:高波:《解读海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程光炜编:《海子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周易主编:《海子的诗》,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版;胡书庆:《大地情怀与形上诉求 对海子〈太阳〉七部诗的阐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③ 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海口:南海出版社2001年版;《海子评传(修订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④ 余徐刚:《海子传 诗歌英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周玉冰:《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的诗情人生》,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引文参见燎原:《海子评传(修订本)》,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⑤ 肖鹰:《向死亡存在》,见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在知识精英的叙述中“无可避免”地成为一面理想的风旗,从“理想主义”向度上理解海子其人其诗的重要研究思路也就此开启。此外,大多数海子诗歌的研究“范式”也已提出:如海子诗歌中的“麦地”与“太阳”意象,内部的自我分离和分裂,长诗的原型分析,浪漫主义田园情怀,存在主义、神性维度,歌唱的节奏与韵律,二元对立的意象结构方式等^①。甚至不乏经典的范本,如“史诗构造”之于骆一禾,“亚洲铜”之于奚密,“麦子”之于燎原都由于作者开阔的视野、缜密的辨析而成为海子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篇章。

有关“诗人之死”的焦虑,到第二阶段更多地转为隐性叙述,表现在其更多地作为诗人的生平背景或一种性格倾向而非唯一的关注点出现在研究中。第一阶段开启的“范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细化、展开,对海子诗歌的意象研究是其中发展最为充分的部分。将海子的诗歌与其他诗人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的维度来关照海子诗歌创作是第二阶段研究的新特点。从诗歌类型研究来看,周瓛、西渡对海子的长诗研究做出了新的推进,但长诗门前依旧是燕雀可罗,相比之下,“抒情诗”俨然是海子研究中始终高温不下的热点,诗歌“细读”是研究者普遍倚重的方法。此阶段的成果丰富了海子的诗歌研究,但论题重复、观点雷同、结论陈旧等也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诗歌“细读”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带来了海子诗歌研究视野的封闭性,但事实上,能够深入诗歌肌理,辨析诗歌精微技艺的理想“细读”一直姗姗来迟,而摆脱印象式的鉴赏与大而无当的空泛的现象描述,针对诗歌文本做出切实有效的探析,目前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2002年经审查通过,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正式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

^① 严格来说,有些“范式”并未得到有效跟进,但研究者富于开创性的个人论述已经使之可以作为一个可持续开掘的园地或者向度而存在了,也就意味着其对未来的研究具有某种“范式”的意义,故在此一并使用“范式”一词。

(第一册)^①,尽管教育界和学界对其仍有争论,但此举无疑开启了海子诗歌通往“经典化”的路程^②。由于中学教育的特殊性,一般的教参教辅都倾向于给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田园诗”的定位,这种理解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海子研究第一阶段中已被提及、后又为一些论者接续的所谓海子诗歌中的“田园情怀”与“隐逸心理”。海子诗歌“入选课本”为海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一些收效不高、简单重复劳动的到来。

二

有必要单独指出的是海子“诗学观”的研究问题。海子的诗学观集中体现在他的八篇诗学札记中^③。诗论的文字虽然集中,但一方面由于海子的诗学观总是处于不断调整的完形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有些文字当初并非专门为剖白自己的诗学观而作,文论中关于诗歌“知识”建构的线索自然较为散乱。1986年海子诗歌气质与诗歌理想的灾变也进一步加大了重述海子诗学观的难度。就海子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评论中提到海子诗论的文章不在少数,诸如“实体”、“元素”等海子特有的概念,特别是海子对“两类抒情诗人”的“著名”划分,以及更为“著名”的“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等等,常常为研究者争相引用。同样“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对何谓“实体”、何谓“元素”、何谓“风景”,或者海子为什么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这样亟待清理的学术问题,

① 参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说明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是根据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2年10月经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

② 参见刘贞福:《谈中学语文课本新诗选篇》,载《中小学教材教学》2006年第3期。“入选新诗原则上是名家名篇,要以最优秀的诗作教育中学生,培养中学生纯正的诗歌素养、文学素养。在中国现代诗中,只选最优秀诗人的作品,如,郭沫若、艾青、徐志摩、闻一多、穆旦等人的诗;在中国当代诗中,只选著名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如,舒婷、海子的诗。”

③ 参见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大多数研究者不是“浅尝辄止”，便是“望而还走”，致使海子的诗学观长久地不能走出“引文”状态。

“在新诗史上，诗人兼事批评的例子也很多，废名、梁宗岱、朱自清、艾青、唐湜、袁可嘉等诗人的诗歌批评，与他们的创作一道，显示着新诗发展过程中诗歌意识的变化和寻求新方向的努力。”^①作为诗人的海子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有着自觉的诗歌理想与创作理念，其阅读的完整性“往往需要我们把本文同诗人的写作抱负、艺术立场和诗歌精神等本文外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②。

“诗人”与“批评”的关系曾引起过“作家批评家”曹文轩的兴趣，“小说理论，基本上是由专门的小说理论家们建立的，尤其是系统性的小说理论，而诗歌理论却不然，大量诗人参与了建立，他们甚至是诗学大厦的栋梁。越是杰出的诗人，就越可能是一个杰出的文论家，艾略特、庞德、奥登、里尔克、叶芝等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诗评家。他们的诗学思想，无疑是诗学的宝贵资产”^③。在进一步分析“诗人批评”为什么如此普遍，他们自己的言说又为什么如此不可替代时，曹文轩着重指出了诗人批评的主要动力是“直觉”这一特性。

理性固然是一种令人向往并且非常有效的力量，但，它并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力量，并且在许多时候，它是软弱无力的。现代哲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非理性才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主潮。与此同时，直觉的力量得到了推崇。这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在许多时候，能长驱直入，锐利刺破事物的表层，而直抵咽喉要道。诗人批评是直觉的产物，它是诗人的一种内心感悟与面对对象时的一种感应。那些观念，不是靠推理慢慢显露的，而是一下子从心中奔出，或是一下子奔

① 冷霜：《90年代“诗人批评”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2页。

②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见王家新、孙文波编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③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入心中。而无论是奔出还是奔入,都不再是被思索,更不会被怀疑与拷问,就当是一个真理而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下来。这些观点未必都是真理,但,它们之中确实有许多是理性推理所无法推导出来的。由于诗本身相对于小说,更具有直觉性,因此,利用直觉的力量常常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①

这段话不仅道出了“诗人批评”的某种普适性奥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准确地贴合了“海子诗论”这一个案。曹文轩“学者”兼“作家”的双重写作身份与他文学天性中对浪漫主义的亲近和会心,使得他的分析与海子的诗论之间有了这样一次奇妙的相遇:一篇既不是在同一时间,也并非专意针对海子诗论而发的解释,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真正的知音性质,曹文轩对诗人诗论中“直觉”因素的强调,能够很好地解释海子兼容“天真与深刻”(臧棣语)的诗学主张与诗歌抱负。

海子的挚友西川也曾特别提到过“在海子身上蕴藏着自然之力”,他能够“把自然之力转化为直觉判断力”^②。作为一名“诗人批评家”,西川在90年代开始注意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逻辑裂缝”。他藉“自己发明的一种理性,假的理性”游戏于两个概念的吊诡处。在《近景和远景》的“创作谈”中,他强调“我是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来解释火焰。但是我所讲出来的道理,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我这种理性的方式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我并不想解释出关于火焰的真理。这个东西我写出来全是假理性的,全是歪理。这种歪理对我来说,有思维的用处。实际上就是让我自己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③。西川的这番话与他90年代以来对“逻辑裂缝”的注意密切相关,“以往我们都是避免我们的思想中产生逻辑裂缝,我们害怕我们的话说得前后矛盾……但我把这

①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400页。

② 西川:《深浅——西川诗文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③ 同上书,第270页。

种裂缝拉得更大,我要看到生命的真相”^①。这种“拉大(思维)裂缝”、“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一面提示我们警惕海子诗论中可能存在的“假理性”成分,使我们不至于盲目陷入机械的逻辑陷阱;一面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职业道德:“对不可说出的部分保持沉默。”

海子诗学札记的断章性质与海子诗学观之前后龃龉的复杂叠合,的确为破解海子诗论带来了难度。因此,在海子研究中大量出现了海子诗学观“提而不论”、“引而不析”等模糊处理的特殊现象。事实上,在这个研究空间内,必须打破一种所谓一定要将海子诗学观“字字落实”的错误心态,才有可能取得扎实的进展。由于海子诗学札记的某种“先天不足”,那种从海子纷繁组结的诗学观念中,梳理出相对清晰的诗学概念或诗学线索,并能够用以有力地解释海子的某些诗歌创作、诗歌艺术效果的诗学观研究,其本身就已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意义与开拓价值。此部分是海子研究的繁点和难点所在,起步阶段的“成果”甚至可能仅仅提供试错的意义,但毋庸置疑,这一富于挑战的领域同时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开阔的发展空间,为海子研究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三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除了他的文本与创作理念以外,往往还与形成该评价的具体历史语境有关。1989年,海子25岁的生命与共和国狂热的历史青春期同时戛然而止,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历史的巧合使海子诗歌的评价较之其他作家更为紧密地与微妙复杂的“外部”语境联系在一起。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海子评价中的“80年代”想象问题。

一方面,海子追求大诗理想的气魄,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元

^① 西川:《深潜——西川诗文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